

晉

書

冊三

晉書卷六十九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三十九

劉隗  
孫波

劉隗字大連彭城人楚元王交之後也父砥東光令隗少有文翰起家祕書郎  
稍遷冠軍將軍彭城內史避亂渡江元帝以爲從事中郎隗雅習文史善求人  
主意帝深器遇之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時建康尉收護軍士而爲府將纂取  
之隗奏免護軍將軍戴若思官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隗奏之帝下  
令曰詩稱殺禮多婚以會男女之無夫家正今日之謂也可一解禁止自今以  
後宜爲其防東閣祭酒顏含在叔父喪嫁女隗又奏之廬江太守梁龜明日當  
除父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顥等三十餘人同會隗奏曰夫嫡妻長子  
皆杖居廬故周景王有三年之喪既除而宴春秋猶譏況龜匹夫暮宴朝祥慢  
服之愆宜肅喪紀之禮請免龜官削侯爵顥等知龜有喪吉會非禮宜各奪俸

一月以肅其違從之丞相行參軍宋挺本揚州刺史劉陶門人陶亡後挺娶陶愛妾以爲小妻建興中挺又割盜官布六百餘匹正刑棄市遇赦免旣而奮武將軍阮抗請爲長史隗効奏曰挺蔑其死主而專其室悖在三之義傷人倫之序當投之四裔以禦魑魅請除挺名禁錮終身而奮武將軍太山太守阮抗請爲長史抗緯文經武剖符東藩當庸勳忠良昵近仁賢而襄求贓污舉頑用嚚請免抗官下獄理罪奏可而挺病死隗又奏符旨挺已喪亡不復追貶愚憲意闇未達斯義昔鄭人斲子家之棺漢明追討史遷經傳褒貶皆追書先世數百年間非徒區區欲釐當時亦將作法垂於來世當朝亡夕沒便無善惡也請曹如前追除挺名爲民錄妾還本顯證惡人班下遠近從之南中郎將王含以族彊顯貴驕傲自恣一請參佐及守長二十許人多取非其才隗効奏文致甚苦事雖被寢王氏深忌疾之而隗之彈奏不畏彊禦皆此類也建興中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而血逆流隗又奏曰古之爲獄必察五聽三槐九棘以求民情雖明庶政不敢折獄死者不可復續是以明王哀矜用刑曹

參去齊以市獄爲寄自頃蒸荒殺戮無度罪同斷異刑罰失宜謹按行督運令  
史淳于伯刑血著柱遂逆上終極柱末二丈三尺旋復下流四尺五寸百姓誼  
譁士女縱觀咸曰其冤伯息忠訴辭稱枉云伯督運訖去二月事畢代還無有  
稽乏受賊使役罪不及死軍是戍軍非爲征軍以乏軍興論於理爲枉四年之  
中供給運漕凡諸徵發租調百役皆有稽停而不以軍興論至於伯也何獨明  
之捶楚之下無求不得囚人畏痛飾辭應之理曹國之典刑而使忠等稱冤明  
時謹按從事中郎周筵法曹參軍劉胤屬李匡幸荷殊寵並登列曹當思敦奉  
政道詳法慎殺使兆庶無枉人不稱訴而令伯枉同周青冤魂哭於幽都訴靈  
恨於黃泉嗟歎甚於杞梁血妖過於崩城故有隕霜之人夜哭之鬼伯有晝見  
彭生爲豕刑殺失中妖眚並見以古況今其揆一也皆由筵等不勝其任請皆  
免官於是右將軍王導等上疏引咎請解職帝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由尋  
示愧懼思聞忠告以補其闕而引過求退豈所望也由是導等一無所問晉國

既建拜御史中丞周嵩嫁女門生斷道解廬斫傷二人建康左尉赴變又被斫

隗効嵩兄顥曰顥幸荷殊寵列位上寮當崇明憲典協和上下刑于左右以御于家邦而乃縱肆小人羣爲兇害公於廣都之中白日刃尉遠近訕嚇百姓誼譁虧損風望漸不可長既無大臣檢御之節不可對揚休命宜加貶黜以肅其違顥坐免官太興初長兼侍中賜爵都鄉侯尋代薛兼爲丹陽尹與尚書令刁協並爲元帝所寵欲排抑豪彊諸刻碎之政皆云隗協所建隗雖在外萬幾祕密皆豫聞之拜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軍事假節加散騎常侍率萬人鎮泗口初隗以王敦威權太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腹心以鎮方隅故以譙王承爲湘州續用隗及戴若思爲都督敦甚惡之與隗書曰頃承聖上顧眄足下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周生之徒戮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乎隆若其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隗答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得書甚怒及敦作亂以討隗爲名詔徵隗還京師百官迎之於道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及入見與刁協奏請誅王氏不從有懼色率衆屯金城及敦剋石頭隗攻之不拔入宮告辭帝雪涕與之

別隗至淮陰爲劉遐所襲攜妻子及親信二百餘人奔于石勒勒以爲從事中郎太子太傅卒年六十一子綏初舉秀才除駙馬都尉奉朝請隨隗奔勒卒孫波嗣

波字道則初爲石季龍冠軍將軍王洽參軍及季龍死洽與波俱降穆帝以波爲襄城太守累遷桓沖中軍諮議參軍大司馬桓溫西征袁真朝廷空虛以波爲建威將軍淮南內史領五千人鎮石頭壽陽平除尚書左丞不拜轉冠軍將軍南郡相時苻堅弟融圍雍州刺史朱序於襄陽波率衆八千救之以敵彊不敢進序竟陷沒波以畏懦免官後復以波爲冠軍將軍累遷散騎常侍苻堅敗朝廷欲鎮靖北方出波督淮北諸軍冀州刺史以疾未行上疏曰臣聞天地以弘濟爲仁君道以惠下爲德是以禹湯有身勤之績唐虞有在予之誥用能惠被蒼生勳流後葉宣帝開拓洪圖始基成命爰及文武歷數在躬而猶虛心側席卑己崇物然後知積累之功重勤王之業難先君之德弘貽厥之賜厚惠皇

不懷委政內任遂使神器幽淪三光翳曜園陵懷九泉之感宮廟集胡馬之跡

所謂肉食失之於朝黎庶暴骸於外也賴元皇帝神武應期祚隆淮海振乾綱  
於已墜紐絕維而更張陛下承宣帝開始之宏基受元帝克終之成烈保大定  
功戢兵靜亂故使負鱗橫海之鯨僭位滔天之寇望雲旗而宵潰覩太陽而霧  
散巍巍蕩蕩人無名焉而頃年已來天文違錯妖怪屢生會稽先帝本封而地  
動經年昔周之文武有魚鳥之瑞君臣猶懷震悚況今災變衆集曾莫之疑公  
旦有勿休之誠賈誼有積薪之喻臣鑒先徵竊惟今事是以敢肆狂瞽直言無  
諱往者先帝以玄風御世責成羣后坐運天綱隨化委順故忘日計之功收歲  
成之用今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相王賢雋協和百揆六合承風天下響振而鈞  
臺之詠弗聞景毫之命未布將羣臣之不稱陛下用之不盡乎凡聖王之化莫  
不敦崇忠信存正棄邪傷化毀俗者雖親雖貴必疎而遠之清公貞修者雖微  
雖賤必親而近之今則不然此風既替利競滋甚朋黨比周毀譽交興鑽求苟  
進人希分外見賢而居其上受祿每過其量希旨承意者以爲奉公共相讚白  
者以爲忠節舉世見之誰敢正言陛下不明必行之法以絕穿鑿之源者恐脫

因疲倦以誤視聽且苻堅滅亡於今五年舊京殘毀山陵無衛百姓塗炭未蒙拯接伏願遠觀漢魏衰滅之由近覽西朝傾覆之際超然易慮爲於未有則靈根永固社稷無虞臣豈誣一朝之人皆無忠節但任非其才求之不至耳今政煩役殷所在凋弊倉廩空虛國用傾竭下民侵削流亡相屬略計戶口但咸安已來十分去三百姓懷浮游之歎下泉興周京之思昔漢宣有云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是以臨下有方者就加璽贈法苛政亂者恤刑不赦事簡於上人悅於下今則不然告時乞職者以家弊爲辭振窮恤滯者以公爵爲施古者爲百姓立君使之司牧今者以百姓恤君使之蠶食至乃貪污者謂之清勤慎法者謂之怯劣何反古道一至於此陛下雖躬自節儉哀矜於上而羣寮肆欲縱心於下六司垂翼三事拱默故有識者覩人事以歎息觀天眚而大懼昔宋景退熒惑之災殷宗消鼎雉之異伏願陛下仰觀大禹過門之志俯察商辛沉湎之失遠思國風恭公之刺深惟定姜小臣之喻蹠迴聖恩大詢羣后延納衆賢訪以得失令百寮率職人言損益察其所由觀其所以審識羣才助

鼎和味克念作聖以答天休則四海宅心天下幸甚臣亡祖先臣隗昔荷殊寵  
匪躬之操猶存舊史有志無時懷恨黃泉及臣凡劣復蒙罔極之眷恩隆累世  
實非糜身傾宗所能上報前作此表未及得通暴嬰篤疾恐命在奄忽貪及視  
息望達愚情氣力憊然不能自宣疏奏而卒追贈前將軍子淡嗣元熙初爲廬  
江太守隗伯父訥字令言有人倫鑒識初入洛見諸名士而歎曰王夷甫大鮮  
明樂彥輔我所敬張茂先我所不解周弘武巧於用短杜方叔拙於用長終於  
司隸校尉子疇字王喬少有美譽善談名理曾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  
無懼色援箇而吹之爲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游客之思於是羣胡皆垂泣而  
去之永嘉中位至司徒左長史尋爲閻鼎所殺司空蔡謨每歎曰若使劉王喬  
得南渡司徒公之美選也又王導初拜司徒謂人曰劉王喬若過江我不獨拜  
公也其爲名流之所推服如此疇兄子劭有才幹辟琅邪王丞相掾咸康世歷  
御史中丞侍中尚書豫章太守秩中二千石劭族子黃老太元中爲尚書郎有  
義學注慎子老子並傳於世

刀協 子彝  
彝子達

刀協字玄亮渤海饒安人也祖恭魏齊郡太守父攸武帝時御史中丞協少好經籍博聞彊記釋褐濮陽王文學累轉太常博士本郡大中正成都王穎請爲平北司馬後歷趙王倫相國參軍長沙王乂驃騎司馬及東嬴公騰鎮臨漳以協爲長史轉潁川太守永嘉初爲河南尹未拜避難渡江元帝以爲鎮東軍諮祭酒轉長史愍帝卽位徵爲御史中丞例不行元帝爲丞相以協爲左長史中興建拜尚書左僕射于時朝廷草創憲章未立朝臣無習舊儀者協久在中朝諳練舊事凡所制度皆稟於協焉深爲當時所稱許太興初遷尚書令在職數年加金紫光祿大夫令如故協性剛悍與物多忤每崇上抑下故爲王氏所疾又使酒放肆侵毀公卿見者莫不側目然悉力盡心志在匡救帝甚信任之以奴爲兵取將吏客使轉運皆協所建也衆庶怨望之及王敦構逆上疏罪協帝使協出督六軍旣而王師敗績協與劉隗俱侍帝於太極東除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死不敢有貳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

協隗人馬使自爲計協年老不堪騎乘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爲人所殺送首於敦敦聽刁氏收葬之帝痛協不免密捕送協首者而誅之敦平後周顓戴若思等皆被顯贈惟協以出奔不在其例咸康中協子彝上疏訟之在位者多以明帝之世褒貶已定非所得更議且協不能抗節隕身乃出奔遇害不可復其官爵也丹陽尹殷融議曰王敦惡逆罪不容誅則協之善亦不容賞若以忠非良圖謀事失算以此爲責者蓋在於譏議之間耳卽凶殘之誅以爲國刑將何以沮勸乎當敦專逼之時慶賞威刑專自己出是以元帝慮深崇本以協爲比事由國計蓋不爲私昔孔寧儀行父從君於昏楚復其位者君之黨故也況協之比君在於義順且中興四佐位爲朝首于時事窮計屈奉命違寇非爲逃刑謂宜顯贈以明忠義時庾冰輔政疑不能決左光祿大夫蔡謨與冰書曰夫爵人者宜顯其功罰人者宜彰其罪此古今之所慎也凡小之人猶尙如此刁令中興上佐有死難之名天下不聞其罪而見其貶致令刁氏稱寃此乃爲王敦復讎也內沮忠臣之節論者惑之若實有大罪宜顯其事令天下

知之明聖朝不貶死難之臣春秋之義以功補過過輕功重者得以加封功輕過重者不免誅絕功足贖罪者無黜雖先有邪侮之罪而臨難之日黨於其君者不絕之也孔寧儀行父親與靈公淫亂於朝君殺國滅由此二臣而楚尚納之傳稱有禮不絕其位者君之黨也若刁令有罪重於孔儀絕之可也若無此罪宜見追論或謂明帝之世已見寢廢今不宜復改吾又以爲不然夫大道宰世殊塗一致萬幾之事或異或同同不相善異不相譏故堯抑元凱而舜舉之堯不爲失舜不爲非何必前世所廢便不宜改乎漢蕭何之後坐法失侯文帝不封而景帝封之後復失侯武昭二帝不封而宣帝封之近去元年車駕釋奠拜孔子之坐此亦元明二帝所不行也又刁令但是明帝所不贈耳非誅之也王平子第五猗皆元帝所誅而今日所贈豈以改前爲嫌乎凡處事者當上合古義下準今例然後談者不感受罪者無怨耳按周僕射戴征西本非王敦唱檄所讎也事定後乃見害耳周筵郭璞等並亦非爲主禦難也自平居見殺耳

若先自壽終不失員外散騎之例也就不蒙贈不失以本官殯葬也此爲一人之身壽終則蒙贈死難則見絕豈所以明事君之道厲爲臣之節乎宜顯評其事以解天下疑惑之論又聞談者亦多謂宜贈凡事不允當而得衆助者若以善柔得衆而刁令麤剛多怨若以貴也刁氏今賤若以富也刁氏今貧人士何故反助寒門而此言之足下宜察此意冰然之事奏成帝詔曰協情在忠主而失爲臣之道故令王敦得託名公義而實肆私忌遂令社稷受屈元皇銜恥致禍之原豈不有由若極明國典則曩刑非重今正當以協之勤有可書敦之逆命不可長故議其事耳今可復協本位加之冊祭以明有忠於君者纖介必顯雖於貶裁未盡然或足有勸矣於是追贈本官祭以太牢

彝字大倫少遭家難王敦誅後彝斬讎人黨以首祭父墓詣廷尉請罪朝廷特宥之由是知名歷尚書吏部郎吳國內史累遷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假節鎮廣陵卒於官子達字伯道達弟暢字仲遠次子弘字叔仁並歷顯職隆安中達爲廣州刺史領平越中郎將假節暢爲始興相弘爲冀州刺史兄弟子姪並

不拘名行以貨殖爲務有田萬頃奴婢數千人餘資稱是桓玄篡位以達爲西中郎將豫州刺史鎮歷陽暢右衛將軍弘撫軍桓脩司馬劉裕起義斬桓脩時暢弘謀起兵襲裕裕遣劉毅討之暢伏誅弘亡不知所在達在歷陽執劉裕參軍諸葛長民檻車送於桓玄至當利而玄敗送人共破檻出長民遂趣歷陽達棄城而走爲下人所執斬於石頭子姪無少長皆死惟小弟騁被宥爲給事中尋謀反伏誅刁氏遂滅刁氏素殷富奴客縱橫固吝山澤爲京口之蠹裕散其資蓄令百姓稱力而取之彌日不盡時天下饑弊編戶賴之以濟焉

戴若思  
弟邈

戴若思廣陵人也名犯高祖廟諱祖烈吳左將軍父昌會稽太守若思有風儀性閒爽少好遊俠不拘操行遇陸機赴洛船裝甚盛遂與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據胡牀指麾同旅皆得其宜機察見之知非常人在舫屋上遙謂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復作劫邪若思感悟因流涕投劍就之機與言深加賞異遂與定交焉若思後舉孝廉入洛機薦之於趙王倫曰蓋聞繁弱登御然後高墉之功顯孤

竹在肆然後降神之曲成是以高世之主必假遠邇之器蘊匱之才思託大音  
之和伏見處士廣陵戴若思年三十清沖履道德量允塞思理足以研幽才鑒  
足以辯物安窮樂志無風塵之慕砥節立行有井渫之潔誠東南之遺寶宰朝  
之奇璞也若得託迹康衢則能結軌驥驥曜質廊廟必能垂光璵璠矣惟明公  
垂神採察不使忠允之言以人而廢倫乃辟之除沁水令不就遂往武陵省父  
時同郡人潘京素有理鑒名知人其父遣若思就京與語既而稱若思有公輔  
之才累轉東海王越軍諮祭酒出補豫章太守加振威將軍領義軍都督以討  
賊有功賜爵秣陵侯遷治書侍御史驃騎司馬拜散騎侍郎元帝召爲鎮東右  
司馬將征杜弢加若思前將軍未發而弢滅帝爲晉王以爲尚書中興建爲中  
護軍轉護軍將軍尚書僕射皆辭不拜出爲征西將軍都督兗豫幽冀雍并六  
州諸軍事假節加散騎常侍發投刺王官千人爲軍吏調揚州百姓家奴萬人  
爲兵配之以散騎常侍王遐爲軍司鎮壽陽與劉隗同出帝親幸其營勞勉將  
士臨發祖餞置酒賦詩若思至合肥而王敦舉兵詔追若思還鎮京都進驃騎

將軍與右衛將軍郭逸夾道築壘於大桁之北尋而石頭失守若思與諸軍攻  
石頭王師敗績若思率麾下百餘人赴宮受詔與公卿百官於石頭見敦敦問  
若思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若思不謝而答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又曰吾  
此舉動天下以爲如何若思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  
能言敦參軍呂猗昔爲臺郎有刀筆才性尤姦詔若思爲尙書惡其爲人猗亦  
深憾焉至是乃說敦曰周顥戴若思皆有高名足以惑衆近者之言曾無愧色  
公若不除恐有再舉之患爲將來之憂耳敦以爲然又素忌之俄而遣鄧嶽繆  
坦收若思而害之若思素有重望四海之士莫不痛惜焉賊平冊贈右光祿大  
夫儀同三司謚曰簡

邈字望之少好學尤精漢史才不逮若思儒博過之弱冠舉秀才尋遷太子洗  
馬出補西陽內史永嘉中元帝版行邵陵內史丞相軍諮祭酒出爲征南軍司  
于時凡百草創學校未立邈上疏曰臣聞天道之所大莫大於陰陽帝王之至  
務莫重於禮學是以古之建國有明堂辟雍之制鄉有序序讐校之儀皆所以

抽導幽滯啓廣才思蓋以六四有困蒙之吝君子大養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國  
之大夫耳興禮修學於洙泗之間四方髦俊斐然向風身達者七十餘人自茲  
以來千載絕塵豈天下小於魯衛賢哲乏於曩時勵與不勵故也自頃國遭無  
妄之禍社稷有綴旒之危寇羯飲馬於長江兇狡鴟張於萬里遂使神州蕭條  
鞠爲茂草四海之內人跡不交霸主有旰食之憂黎元懷荼毒之苦戎首交拜  
於中原何遽籩豆之事哉然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況曠載  
累紀如此之久邪今末進後生目不覩揖讓升降之儀耳不聞鐘鼓管弦之音  
文章散滅圖讖無遺此蓋聖達之所深悼有識之所嗟歎也夫平世尚文遭亂  
尙武文武遞用長久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之迭自古以來未有不由之者也今  
或以天下未一非興禮樂之時此言似之而不其然夫儒道深奧不可倉卒而  
成古之俊乂必三年而通一經比天下平泰然後修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  
作樂者哉又貴遊之子未必有斬將搴旗之才亦未有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  
年講肄道義使明珠加磨瑩之功荆璞發採琢之榮不亦良可惜乎臣愚以世